

【第十五輯】

临高文史



政协临高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编 委 会

主任: 刘志强

副主任: 吉小妹 虞积光

主编: 吉小妹

副主编: 虞积光

编辑: 王卓森(特邀) 陈小梅 李亚钙 王子武
王中柱 吴杜鲁 林春梅



高山神庙今貌全景 李新摄



高山神庙旧貌遗影 陈汉恩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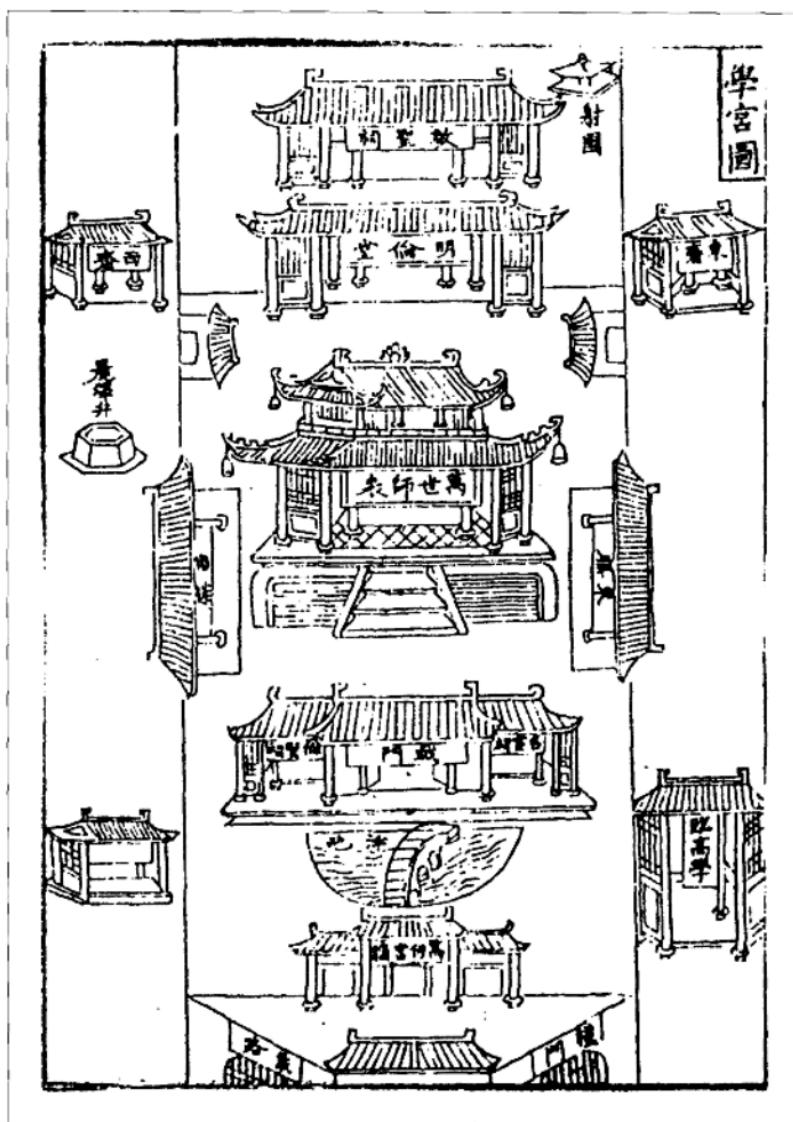
高山神庙的神堂全貌 李 新 摄



高山毗耶石碑 李 新 摄



高山神庙前的石碑林



文庙平面图 清康熙四十六年临高县令樊庶绘制



文庙中的大成门（戟门）、状元桥、泮池 李 新 摄



临高县大成殿 李 新 摄



文朝中的东庑 李 新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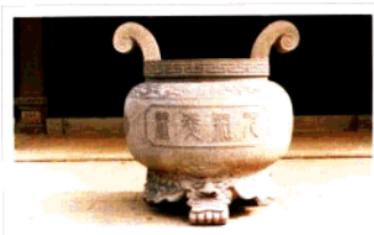
文朝中的西庑 李 新 摄



文庙中的棂星门 李 新 摄



文庙中的神龕与孔子坐像
李 新 摄



拜台上的大香炉 李 新 摄

目 录

人物纪事

东山海外发新枝

- 谢渥在临高及其传说 谢 琦 001
明代海南才子——王佐 王中柱 012
祖籍临高的明代尚书——王弘诲 李亚钙 028
张岳崧生平与祖籍 王中柱 038

一村一监两举人

- 多文村史略 吴杜鲁 046
清代临高县的一对廉生兄弟 郭忠泽 050
记爱国侨胞王照光先生 黄元辑 052
吴介传略 吴杜鲁 068

文物古迹

- 高山庙史话 陈汉恩 072
临高县文庙剖析 王碧中整理 090
临机县遗址初探 黄日新 陈其新 110

地域文化

- 民国时期临高诗联选 黄元辑 122
临高的文化历史点滴 吴杜鲁 131

民俗风情

- 新盈“疍家”的由来 傅保志 110

历史回眸

- 国难家仇不能忘 倪文壮 141
在解放海南战争中冯白驹琼西大决战 陈汉恩 144
奇袭南宝墟 王碧中 166
忆临高公学 杨祖凤 171

东山海外发新枝

——谢渥在临高及其传说

谢 琦

谢渥既是临高文化和农耕技术的传播者，又是临高士子登上仕途的领路人。

谢渥，名景回，小字师俊，又字润之，谢渥是其官名。祖籍浙江富阳，出仕于福建泉州，是晋名相谢安的十九世孙。祖父谢涛三十三岁中进士，官至太子宾客，名诗人。父亲谢绎二十一岁中甲科一甲进士，以文出名，有“文章魁首”之称，知过邓州，出使过契丹。生四子，长子景初、次子景温、三子景平，景回是老四。四兄弟及父祖皆进士及第，世称“一门六进士，三代五诗人”的名门望族，誉满京华。谢渥大哥景初还是彩纸发明家哩！

谢渥的青少年时代是政权交替和内外交困的年代。他以文林郎身份前来任临高知县，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临危受命。

临高当时是个边陲小县，人口只不过两三万，从县城往南过了落霞冈就是林木繁茂的森林向北就是汹涌澎湃的琼州海峡。唐朝李德裕“崖州何处去，生

度鬼门关”的诗句，并没有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任何可怖和忧愁的气氛。这里地瘠人稀民间困厄，加上海盗横行、匪贼猖獗，虽都给他几分寒栗，但也同时给他治县增添了不少力量和信心。

从通潮驿上岸，约莫几个时辰就是临高地界。在一片被初霜染成红色的茂密枫林中，椰羽凌空，古榕荫郁，微风吹过，树叶的娑娑声伴着蟋蟀的鸣叫，显得几分寂寥，那就是买愁村。他们一行也感到人饥马渴，还没有坐定，从丛林深处跃出几个人来，原来是几个小打小闹出来觅食的毛贼。看他们不是青面獠牙和凶神恶煞的样子，便假装算命先生来应付，闲谈之后知道他们是穷困而为。给他们施舍些银两并为他们讲了发家致富的道理后他们感恩而去。这地方后来胡铨“北往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的诗句证实了此地的昔日荒凉恐怖。后来那些“毛贼”竟是临高中原文化和农耕技术的第一批受益人，他们遵照谢渥的教导，靠山吃山，开荒种植，利用谢渥的“施舍”钱养牛养羊，走上了富裕之路。不忘恩人，经常以自己生产的毛薯和羊肉来府衙与恩公小酌，成为挚友。传说“乾坤龙罩小茅轩”的临高第一个书院“茉莉轩”是他们帮助修建起来的。

茉利轩是谢渥的“草行宫”，起初是他读书休息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成了培育临高人才的摇篮。

一天，在外面读了几年书的富家子弟忤言，回乡时听说来了个新知县，想试探他才智，于是给递了张纸条。看时，上面分明还有赶走他的意思，联曰：

雁自北来，遍地凤凰难立足

他略掂量一下，毫无怒意，请他进来，和声静气的问好之后，给他对出了下联：

日从东出，满天星斗尽低头

这从容、掷地有声回话般的下联，流露出了谢渥有治好临高的决心和能力。是誓词也是心声。在大家喝彩声中，忤言愧疚不已。但为安定情绪，谢渥请坐并为他沏了一蛊浓浓的、谢渥最爱喝的茉莉花茶，以文友相待，并相应出一联求对：

官舍两口，口口为民谋福祉

当忤言一时摇头抓腮对不出下联羞愧欲离场时，谢还是勉励他：学问是财富的金钥匙，学问可以改变人生还可以改变世界。要他学成回来，不忘故里养育之恩，要为故乡出力。忤言频频颌首，内疚地鞠了个躬辞别。

临高是个边远小县，没有泉州那么富庶，没有富阳那样繁华，但这里民风纯朴，远离大海港、大都市的尘嚣，更看不到兀术部队的剑影刀光。谢渥一心与临高这棵大树荣辱与共。反正家山已远去，只剩“唐尧半壁天”了。只好修书远在肇庆的三哥景平致仕后来临共享天伦之乐，同时以中原的农耕技术开发临高，建设临高。

临高刚迁县不久，百业待兴，他不辞辛劳走遍临高的山山水水，老县城临机都留下了他的屐痕，他往访毗耶岭西麓富罗旧址时，远看在山光水秀中有几间茅舍映入他眼帘，右边不远是千年不涸的明珠天池，后面的毗耶岭像一把大交椅好象在等待主人的到来，左边玉带似的文澜江轻轻流过，野菠萝象千万把绿伞，在风中舞动，前面就是古柏大平原了。他被眼前的美景迷住，甜甜地浸没在那梦幻般的景色之中。忽回头，看见那茅舍方面有一群野鹿蹿出，平生没有见过野鹿的他挥着手板惊奇问：“那边是什么？”“荔，是带荔。”随员错把野鹿当成他手中的手板回话。“好地方，好地方。”他挥舞着手板，这是富罗美景呀，可惜占用农田多，莫村也好！莫村也好！如有人问，旧富罗县在哪里？！答案就似在这个传说中。

回到县衙，立即挑灯夜战，除规划新县城蓝图之外，还决定从外地招募人力，把文澜两岸开劈成良田，并动员那些还热衷于刀耕火种，半耕半猎的山民下山耕作，以耕为主兼牧渔，要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必由之路。望着滔滔的文澜江白白的流过百仞滩汇入大海，他想起中原的龙骨水车和滚筒小水车，结合实际，在落霞冈脚下的鲤鱼洲处筑坝拦河，教人作水车，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每有一件新生事物出现，伴随着的就是反对声。当地神棍和堪舆师勾结起来，以谢渥割断他们龙脉为名造谣惑众，甚至在工地设坛祭龙神，企图阻止拦坝引水。

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不信邪，他们照样干。有一年天逢大旱，龙骨车、滚筒车发挥了作用，人力战胜了旱魔也战胜了保守，居民们尝到了甜头。那些什么神棍，那些什么堪舆先生一招招不灵了，科学技术战胜愚昧和无知，得益的是人民群众，祭拜并没有使水车减少反而越做越多，一用千年。直至松涛水库建成供水，水车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曾获取渔利的居民不忘谢公恩典，在原神棍祭江的地方自成村落叫拜溪村，无独有偶，该村人都与新知县同姓。此外在带头制作水车和缚水车架子的地方有头车村和缚架村，决不是历史的巧合！

有了田，就需要有人耕作。结合新县城实际，经过缜密的考究、把下山耕植的山民分组居住，便利生产和生活，又便利防匪贼和野兽，村庄就形成了。从那些村名便略知谢渥有匠心独到之处。城东门是通向海府的重要通道，经常有官员和商贾旅客往来，设官廊。便利与官员的迎送，又利于商旅歇息和茶饮。稍南建龙门村，它靠近落霞冈，可以向居民供应柴薪。正南门是万顷良田，造田用淤泥堆十丈高坛于此，谢渥谓之“金坛”^①。又驱巨石过江直通城门，俗称跳石^②，是供官员登坛观光和农夫看管作物之用。每逢年节或中秋节，谢渥总是携眷和约亲友登坛欢乐一番。其二哥景温贬琼任刺史时来此游览并题了《金坛》一首：

欲上金坛望玉京，山重水复远归程；
故园北去胡天月，寄意天南读与耕。

坛侧的金坛，是后来慕名建立的村庄（已并入南江村），坛前百步有龙头村。城西土地肥美，用水方便，适合蔬菜生产，建龙群村向城里供应蔬菜。城北是盛产海产品临高角的主要通道，有个水产品集散基地，相对来说农渔两利，龙湾村解决城乡人民盘牒之急。为了完整地体现五龙护驾，临高腾飞有日的架构，官廊东北又建龙力村。可见谢渥有构思

独到的治县本领和才干。在外面，忤言听说在谢渥的精心治理下，临高井井有条的向前发展，更是心服口服。一天，他打点行装备礼到衙门向知县“谢罪”来了，谢渥接过礼物一看，是对方苦思冥想了几年对下的下联：

众领三人，人人敬业夺金魁。

谢渥看后连声叫好，并夸他有志气，有作为。且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锐减，有意把乡民捐资和钟夫人出卖陪嫁首饰所得的资金购置的学田由他掌管，他接管后勤恳敬业。有胡铨到茉莉轩讲授春秋大义，有谢渥及其三哥景平传授中原农耕技术，始有后来的戴定实、王佐、刘大霖等中举登仕。其后人借学田以发展，勤耕苦读，克勤克俭，和谢渥一样为家乡作出巨大的贡献。为此，胡铨感慨地写了脍炙人口的对联：

眼明暂觉天涯路，脚力行穷地尽州。

联句为后人所回味。学田村也因此名声雀起，誉满天涯，其子裔多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临高境内海岸线有一百五十里，常被自来自去幽灵似的海盗骚扰，周边的匪情也时有发生。有一年，内地悍匪王某勾结当地作恶多端的王某在四方山结拜兄弟，并纠集喽罗歃血为盟，打家劫舍，烧